

译者按：本文选译自夏恩克·塔帕博士(Dr.Shanker Thapa)所著的《尼瓦尔佛教：历史、学术和文学》(*Newqr Buddhism:History,Scholarship and Literature*)一书(尼泊尔龙树出版社,Nagarjuna Publication Pvt.Ltd,2005年)之第一章,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增加了一些注释。

夏恩克·塔帕博士,1957年生人,为法学学士、近代史硕士,并获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佛学深造文凭,以及印度巴特那大学(Patna University)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除了近代史的研究外,他一直致力于对尼泊尔金刚乘佛教历史、尼泊尔佛教梵语文学以及穆斯林民族的特性与制度化研究。塔帕博士曾在尼泊尔、中国(台湾)、韩国、荷兰、印度等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并撰写过多本有关:佛教修道、佛经保护、尼泊尔佛教梵语文学、佛教哲学、农业史和农民起义等内容的著作。

本文之翻译,要感谢尼泊尔龙树出版社社长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医师(Dr.Sarbottam Shrestha)。他在百忙之中,对原书梵文和尼瓦尔文之汉译、译稿之审校,都给予了大力无私的帮助。

古代和中世纪的 尼泊尔佛教

【尼】夏恩克·塔帕 著 王孺童 译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尼泊尔佛教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她曾经是印度与西藏两地佛教发展的重要管道。尼泊尔的大乘佛教有一个悠久且从未中断的历史,很多尼瓦尔^[1]佛教学者的治学领域是十分宽广的,他们中的很多人精通佛教哲学、密宗与因明。

在尼泊尔流传的佛教,又被称为“尼瓦尔佛教”,它是一个以金刚乘(梵 Vajrayana)佛教为主的传承。金刚乘佛教特别强调密法的修持。在尼泊尔传承的金刚乘佛教,与西藏的金刚乘佛教相类似,但在信仰和习俗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如今的尼瓦尔佛教徒,不重视对经典文献的学习与研究。可在中世纪,尼泊尔的学术是高度发展的,但这种学术上的辉煌没能延续至今,并于很久以前就终止了。后来,尼瓦尔佛教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仪式上

的佛教。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佛教信众们供养钱财,延请法师们念诵佛教经咒,以祈求人世间的各种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经文变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像“九部方广经”^[2]以及称颂各种神祇的赞文等,在尼瓦尔佛教徒的信仰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尼泊尔佛教的历史,是靠神话传说与文献记录才得以留存。尼瓦尔佛教的史前记录,完全是基于神话传说的叙述。而直到尼泊尔李查维^[3]王朝统治时期(公元4世纪至9世纪),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记载。当然,在研究尼瓦尔佛教历史的时候,神话传说中所叙述的内容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它们只是神话传说,但多少反映出了尼瓦尔佛教的文化基础,因此这些故事是有助于人们了解尼瓦尔佛教的历史背景。这些神话传说的来

源,主要包括《自生往世书》^[4]、方志及故事等。其中,宗教神话在尼瓦尔佛教徒的宗教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尼泊尔佛教的历史记述,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碑记,这些碑记是研究尼瓦尔佛教文化的最为重要的实物证据。数以百计的碑记,描绘了尼泊尔佛教文化的不同方面。从这些古代碑记所记述的内容可知,在历代李查维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古代尼泊尔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有很多国王本身也对佛教的发展,作出了极富价值的贡献。在从加德满都谷地及邻近尼瓦尔人居住地发现的古代碑记中,特别提到了金刚乘的传入、大众部、灌顶仪轨、菩萨文化、金刚乘诸神、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等信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世纪碑记,也提供了尼瓦尔佛教发展的相关历史资料。由于未知的原因,从李查维王朝结束后直到公元12世纪,在这期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获得。尽管如此,这一过渡时期也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些西藏的文献资料里,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尼泊尔佛教历史。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私人及寺庙所收藏的大量珍贵手稿。这些手稿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为佛教和尼瓦尔佛教文化提供了充备的资料来源。

神话中的佛教历史

李查维时期的碑记,为尼泊尔佛教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但是,尼泊尔佛教仍然保持着重视神话传说的传统。有很多十分流行的传说,比如:斯瓦扬布(梵 svayambh[])为本初佛之起源^[5]、文殊师利从中国五台山(梵 Pa'ca !ir2a)之到来^[6]、释迦牟尼佛(梵 !qkyamuni Buddha)之行化^[7]、阿育王(梵 A1oka)之参访、阿育王女儿恰鲁玛蒂(梵 Cqrumat])在巴丹修建阿育王支提^[8]、以及大悲者(梵 Karuzqmaya,即观世音)的传说等。正如《自生往世书》和《巴沙家族史》^[9]这样的文献,提供了尼泊尔早期佛教历史的资料。广为流传的有关斯瓦

扬布起源,即本初佛(梵 Qdi Buddha)的传说,构建了尼瓦尔人的佛教信仰。因为,斯瓦扬布在尼瓦尔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心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这在《自生往世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在《自生往世书》中提到了七位人佛的名字,这与《佛种姓经》(巴 Buddhava/sa)中的记载是一致的^[10]。这七位中的一些人佛,已经从考古学上找到了其存在的证据。玄奘(600-664),一位著名的中国旅行家也证明,在他到达这里参访时,亦看到迦叶(梵 Kalyapa)、拘那含牟尼(梵 Kanakamuni)、拘留孙(梵 Krakucchanda)等三位人佛的支提仍然存在。^[11]

这些有关早期斯瓦扬布(自生)支提的故事记载,就成为尼泊尔佛教历史的起点。根据在《自生往世书》中的故事描述,斯瓦扬布是从加德满都湖中的一朵莲花所释放的光中产生的。这朵莲花的位置在加德满都以西的牛角山(梵 Gos3xga Parvata)。牛角山据说就是现在的斯瓦扬布山,山上至今屹立着一座宏伟的支提。

根据碑记记载,这座支提在尼泊尔纪年(Nepal Era, N.E.)492年(公元1289年)被重新修建过。《大乘庄严宝王经》(梵 GuXakqranfavyuha S[tra)中提到的本初佛,更类似于斯瓦扬布的这位。而在《瞿波罗王家史》^[12]中,却没有提到“斯瓦扬布”这个词,尼泊尔历史学家就据此认为,本初佛的概念是在公元15世纪初期被创建出来的。在斯瓦扬布发现的最古老碑记,是有关向寺庙捐赠土地和举行火供的内容。

《自生往世书》赞美了加德满都谷地的佛教圣地。它还提到释迦牟尼带领五百位比丘,来到尼泊尔坛城(梵 Nepal Mazfala,即加德满都谷地),去参拜自生的本初佛。丹尼尔·莱特^[13]描述了当时的事件:

释迦狮子佛(梵 !qkya Singh Buddha,即释迦牟尼佛)从一个名叫迦毗罗卫(梵 Kapilavastu)的城市来到尼泊尔,并曾参拜了斯瓦扬布支提和文殊师利支提,并将他的住处安置在尾尖(梵 Puc-

chqgra)支提。在那里,他接受信众的膜拜以及一位名叫朱达(梵 Chudq)比丘尼的供养,并度化了1350名外道为弟子。释迦狮子讲述了斯瓦扬布的辉煌。他在参访了秘密自在女神(梵 Guhyelvar)]后,又参访了南无佛(梵 Namobuddha)山。在这里,他从一个支提下面的瘞藏中,发现了属于自己(前世)的饰品,并展示给他弟子看。他的前世是一位王子,名叫摩诃萨(梵 Mahqsattva)。^[14]

在《出家律仪》(梵 Pravrajyqsamvara)中,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佛陀给1350人授戒。在《普曜经》〈夜摩尼夜摩清净寂灭品〉^[15]中,也记载佛陀为了参拜斯瓦扬布,在牛尾山(梵 Gopuccha Parvata)居住了一段时间。从那里,佛陀去往般阇罗国(梵 Pancqlade1a)。他也会参拜斯瓦扬布和秘密自在女神,接受信众供养,并向阿难陀比丘(梵 Bhik2u Qnanda)讲述了此事。很多古代佛教文献的记述,印证了民间信仰中,有关佛陀到过很多不同地方行化的说法。在“譬喻部”(梵 Avadqna)经典和巴利文文学作品中,也都记载佛陀曾经到过喜马拉雅地区。基于以上所有这些记述,尼泊尔学者推测佛陀很有可能来过加德满都。

阿育王的历史性参访

阿育王对迦毗罗卫国或加德满都的参访,是尼泊尔佛教的又一重要事件。在尼泊尔西部德莱(Tarqi)地区的蓝毗尼(梵 Lumbini)和尼格利萨格尔(Niglisqgar)等地^[16],所发现阿育王石柱上之铭文内容,都是纪念他曾参访过这些地方的。这两个在佛教徒心中无比神圣的地方,瞿昙·悉达多和拘那含牟尼佛都降生在那里。他到访尼格里哈瓦(Niglihawq),参拜并扩建了拘那含牟尼佛支提,之后竖起一根石柱以为纪念。他在蓝毗尼竖起另一根石柱,以昭示佛陀在那里出生。然而,在丹尼尔·莱特所撰写的编年史中,有关阿育王曾到访过加德满都的未经证实的描述,是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撑

的。但很多历史学家仍坚信,阿育王极有可能到访过加德满都。如果阿育王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像于阗(Khotan)^[17]那样偏远的地方,那么对于阿育王曾到访过加德满都,并且在巴丹城四个方向上修建了四个大塔^[18],也就不必感到惊讶。巴布·拉姆·阿查里雅^[19],这位尼泊尔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是罽罗多^[20]国王修建了巴丹城阿育王塔。不过,约翰·K·洛克^[21]也认同阿育王曾到访过加德满都的可能性。

有关佛教在加德满都谷地的介绍,历史学家必须依靠传说。根据传说来源,甚至在瞿昙佛(梵 Gautam Buddha)时代之前,佛教就已经传入加德满都。虽然斯瓦扬布据说是起源于久远过去的本初佛,但经现代历史学家证实,斯瓦扬布支提是由公元4世纪初期的李查维国王毗湿·德瓦(梵 V32a Deva)修建的。

由于尼泊尔与印度接壤,在古代,佛教教义可以随时传入尼泊尔。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梵 M[lasarvqstivqda vinaya)中就提到,“尼泊尔”一词与羊毛交易有关^[22]。书中还记载了有一群比丘在前往尼泊尔的途中,曾在舍卫城(梵 !rqvasti)停留;并提到一位居住在加德满都的阿难陀(梵 Qnanda)比丘。以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的记述可以证明,尼泊尔在当时已经有佛教传播的迹象了。

李查维时期的碑记表明,在古代后期,佛教在尼泊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建于古代时期的山林寺(Gum Vihqra)^[23],是尼泊尔佛教最古老的实物证据。历史学家说Gum这一术语,也是属于罽罗多语的。财金刚^[24],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相信小乘佛教(梵 H]nayqna Buddhism)是在罽罗多统治末期传入尼泊尔的。在尚库^[25]一个寺庙附近发现的古代碑记中,确认了在当时已有大众部(梵 Mahqsaxghika)比丘僧团的存在。

李查维时期的佛教

李查维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态度,这

为佛教在古代尼泊尔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瞿波罗王家史》中提到,马纳·德瓦(梵 Māna Deva, 464—505)国王为了弥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他坐在山林庙进行冥想。最终,一个宏大支提出现了^[26]。这一神话足以表明李查维统治者对佛教的积极态度。

包括毗湿·德瓦、纳伦德拉·德瓦(梵 Narendra Deva, 643—679)、安输瓦尔马(梵 Amśuvarma, 605—621)和湿婆·德瓦(梵 Śīva Deva, 590—604)在内的李查维统治者,对尼泊尔佛教的发展都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其中,在李查维时期的碑记中,毗湿·德瓦被誉为佛教统治的保护者。在帕斯帕提那特神庙^[27]有关贾亚·德瓦二世(梵 Jaya Deva II, 703—729)的碑记中,记载了在贾亚·德瓦二世以往的十二位国王之后,毗湿·德瓦登基了,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章古纳拉亚那庙^[28]内石柱上的铭文中,也记载了毗湿·德瓦国王的贡献,并称他是一位有使命感的人。铭文如下:

(श्रीम) च्चारु (न) यप्रतापविभ (वैव्या) यामसंक्षेपकृत्

(राजा) भूद् वृषदेव इत्यनु (पमः स) त्यप्रतिज्ञोदय

译文:通过良好政策的影响,少打仗、守信用的毗湿·德瓦当上了国王。

毗湿·德瓦国王修建了斯瓦扬布(自生)支提。在《巴沙家族史》中也记载,他还修建了曼珠寺(梵 Māñju Bahāl)中俗称坦都(Dhando)的支提。查巴西支提^[29]在中世纪一直被称为坦都。在支提上发现的铭文,时间要早于章古纳拉亚那庙内石柱上的铭文。

在丹尼尔·莱特所撰写的编年史中指出,毗湿·德瓦国王是一个虔诚的国王,他每天都向金刚瑜珈母(梵 Vajrayoginī)进行礼拜。他修复了由达尔马达塔^[30]修建的达那·德瓦(梵 Dhana deva)支提,并新建了几座寺庙。他还在巴丹东南的班地亚冈(Bandyāgāon)为五方佛(梵 Pañca Buddha)造像。在整个李查维时期,佛教都是围绕着比丘和比丘尼僧团展开的。在李查维时期的碑记中,频繁出

现有关圣比丘僧团和圣比丘尼僧团的记载。在加德满都东北哈迪冈(Hadigaon)出土的碑记中,提到作为寺庙的捐赠者。在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特神庙金刚殿和亚格庙(Yāgabahāl)中的碑记中,记载了施利·湿婆·德瓦(梵 Śrī Śīva deva)庙里的比丘,被给予了很多权利。这使得比丘的势力在当时非常强大。

在查巴西支提的碑记中,记载了以给比丘僧团提供食物为目的的授予捐赠。在安输瓦尔马统治时期,寺庙所得捐赠收入,相当于帕斯帕提那特神庙一所寺庙的金额。根据碑记所载,各寺庙被给予的金额如下:

गुविहारस्य पु ६ व २ श्रीमानविहारस्य पु ६ प २ श्रीरा (ज)
विहारस्य पु ६ प २ खजूरिकाविहारस्य पु ६ प २ म (ध्य)
म विहारस्य पु ६ प २ ...

译文:山林寺:6布让2巴那^[31]。

施利曼寺(梵 Śrī Man Vihāra):6布让2巴那。

施利王寺(梵 Śrī Rāja Vihāra):6布让2巴那。

卡朱理卡寺(梵 Kharjurikā Vihāra):6布让2巴那。

中道寺(梵 Madhyamā Vihāra):6布让2巴那。

在一块发现于巴丹扎巴特街区(Chapat tole)的碑记中,记载了专门用于维修正殿和为比丘尼僧团提供食物的捐赠。在一块发现于加德满都班达希地(Bandāhitī)的碑记中,记载了将捐款中的2马尼卡^[32]用于为圣观音(梵 Aryāvalokiteśvara)供灯,5马尼卡用于供养圣僧团。在李查维统治时期,观世音文化在尼泊尔十分流行。慷慨捐赠的信徒,将很多土地捐给圣比丘僧团管理。在班达希地的碑记中记载:

बुद्धो भवेत् क्षेत्रञ्च भूमि १० भगवतोस्यावलोकितेश्वरस्य
धूप दीपेन मा २ आर्यसङ्घस्य च मा ५

译文:(愿依此)众生能够成佛。捐赠了十块步弭(梵 Bhumī)地,此地产量中的2马尼卡将用于为观世音菩萨供灯,5马尼卡用于供养圣僧团。

一块发现于梵天街区(梵 Brahmā tole)的碑记,也证明在大约尼泊尔纪年479年(公元1276年)时,观世音文化已经相当流行。梵天街区碑记明确记载:

संवत् ४७९ द्वितीय आषाढ यजीव

..... भगवदार्या मानेनाई

..... सर्वज्ञानावाप्तये भवतु ॥

译文:479年阿莎德(梵 Āṣāḍha)月(即三月)2日,(普利)耶基瓦(梵 Priyajiva)塑造了观世音菩萨像,祈愿获得智慧。

佛教僧团在尼泊尔十分受到欢迎,因为李查维统治者授权施利·湿婆·德瓦庙里的圣比丘僧团,可以收取各类罪行的罚款。在亚格庙和帕斯帕提那特神庙金刚殿中发现的纳伦德拉·德瓦碑记中,就有相关记载。碑记内容如下:

..... हत्यासम्बन्धादि
पञ्चापराधकारिणां शरीरमात्रं राजकुलामाव्यन्तद्गृहक्षेत्रकलत्रादिसर्वद्रव्या
ण्यार्यसंघस्येत्यनेन च सम्पन्नः श्रीशिवदेवविहारे चतुर्विंशत्यभिषुसङ्घायास्मा
भिरतिसुष्टः

译文:犯杀人罪以及与包庇杀人罪等五大罪过的犯人的肉刑由王官判决,但犯人的财产、妻儿都归圣僧团所有。我们以这样的决议,将此乡村捐赠给来自四方,并居住在施利·湿婆·德瓦庙里的圣比丘僧团。

僧团被赋予御赐土地免税权。同样的,比丘僧团也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

..... यदि कदाचिद्वार्यसङ्घस्याशक्यइकार्यम् (त्प) चेत्
तदा परमा (सनेन वि) चारणीयमापणकरोधिकमासतुलावण्डादिश्च सर्व एवा
यभिषु (संघस्ये) त्येवमवगतायै रस्मपावोपजीविभिरन्यैर्वयिम्प्रसादन्यथा न
कर (णीयो यस्त्वेता) माशामुल्लङ्घ्यान्यथा कुर्यात्कारयेद्वा सोस्माभिःसुतरान्न मर्षणीयो

译文:如果遇到了圣僧团无法判决的案子,就请示王官。以商业税及市场各种罚款所征得的收入,均捐赠给圣僧团。我们的官员和其他人都要铭记此事,谁也不能剥夺给予我们僧团的特权。若有违反命令者,绝不饶恕。

其中比较突出的寺庙,像中道寺、王寺(梵 Rāja Vihāra)、无畏喜寺(梵 Abhayaruci Vihāra)和四光明座善护寺(梵 Caturbhālāsan Vārtakalyāṇagupta Vi-

hāra),都是属于这一享有特权范畴的寺庙。同样,一块发现于木松寺(梵 Musum Bahāl)的碑记中,就记载了捐赠现金给比丘尼僧团,用于定期礼拜和寺庙维修的内容。木松寺碑记记载:

..... तस्य संस्कारपूजार्थम् भिक्षुणीसंघमर्षितपणाः पुराणसहिता ... प्रकल्प्य तत्

译文:为了众生的利益,它的维修和举行宗教仪式,将布让和巴那捐赠给比丘尼僧团。这准备为以后.....

在尚库出土的碑记,对于研究尼泊尔佛教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证据。这块碑记只有些须片段可以被读出来的,其中就提到了尼泊尔的大众部僧团。因此,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尚库碑记内容如下:

देयधर्मोयं श्रीधर्मराजिकामात्य

साधिकभिक्षुसंघस्य

译文:这是施利·达摩·拉基卡玛地亚(梵 Śrī-dharma-rājikāmātya)布施的,捐赠给大众部比丘僧团。

在碑记中记载的“大众部”这一术语,说明在当地已经有了早期佛教,而且也有大众部比丘僧团的记载。在巴格德布尔^[33]出土的碑记中,记载了不仅比丘传承,而且大众部比丘传承,在尼泊尔都有很好的发展。比丘尼僧团依据《摩诃僧祇律》(梵 Mahāsaṅghika Vinaya)组建。

所有古代碑记均表明,在古代尼泊尔,寺庙已经成为佛教的活动中心。比丘与比丘尼僧团并肩发展。当时比较著名的寺庙,都位于巴丹的东南地区。

不过,除了在尚库碑记中有关尼泊尔大众部比丘僧团的记载外,古代碑记中没有记载佛教派别在尼泊尔的传播情况。在安输瓦尔马时期的廓格尔纳(梵 Gokarṇa)神庙碑记中,记载了金刚乘这一术语。在各种其它的碑记中,还记载有诸神的名字,例如:自在法王(梵 Dharmarāja Lokeśvara)、大威德金刚(梵 Yamāntaka)、五方佛等。这些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即古代尼泊尔佛教大部分是基于大乘(梵

Mahāyāna)教理的。

在公共场所修建观世音造像的传统,被视为一种值得称道的行为。尼泊尔纪年 180 年(公元 977 年),一尊巨大的观世音造像被修建起来,这被认为是在尼泊尔佛教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在加德满都扬噶庙(Yaṅga Bahāl)的一尊石雕观世音像底部的铭文中记载:

एतङ्ग्रामलहग्वले प्रतिवसं हूँधर्मजीवः स्वयम्

प्राकार्षीदवलोकितेशममलम्पाषाणमत्यद्भुतम्

सत्त्वानामविकल्पमुत्पथ्यताम्प्रा-न्धचित्तात्मनाम्

संसारात्तिमला-कारगहनान्निर्मुक्तये सर्वदा

राज्ये श्रीमानदेवस्य वर्षेशीत्युत्तरे शते

माघकृष्णद्वितीयायाम्प्रतिष्ठास्य गुणोदधेः ।

译文:住在耶邓村(Etaṁgrāma)拉胡果尔(Lahugvale)的咄达摩基瓦(梵 hum dharma-jī vah),为了度化行恶的人,建造了白色奇石观世音菩萨像。180 年玛格(梵 māgha)月(即十月)17 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像,在施利·马纳·德瓦国王治下开光了。

在巴丹东部蒂亚格尔街区(Tyāgal tole)的李查维时期的碑记中,记载了几位金刚乘传承中的神。在公元 7 世纪上半叶,金刚乘诸神逐渐在尼泊尔佛教徒中流传开来。释迦牟尼佛、五方佛、本初佛、金刚瑜伽母,以及文殊师利、观世音、维摩诘、普贤、普华(梵 Samantakusuma)等诸菩萨,都是在古代碑记中经常提到的。由此可以确定,早在古代尼泊尔,就已种下金刚乘佛教的根。碑记内容如下:

ॐ अक्षोभ्यमक्षोभ्यशिताग्रमूर्ति न्त्थागतं स्तौम्यमितोभिरम्यम्
समन्तभद्रम्भुवि भद्रकारिण न्तथैव सन्निर्मलकीर्तिमालिनम्

译文:向蓝色的、令人愉悦的、安详的不动如来敬礼,向利益众生的维摩诘、普贤敬礼。

याव भक्त्याद्य तन्नमत शाक्यमुनिम्मु (नीशम्)

मैत्र्यार्द्ध इगुह्याधिपं विमलवज्रधरं सहाब्जम्

译文:现在向释迦牟尼敬礼,再向大悲……一切密秘之主,持净金刚和莲花的……敬礼。

सद्धर्मरत्नकुसुमस्तवकाचिताङ्गम्बुद्धं समन्तकुसुमन्नमताब्जवत्याम्

मञ्जुश्रियम्परमधर्मविदङ्कुमार न्नित्यञ्च सुस्थितमतिङ्करुणैकतानम्

译文:向如法宝的花束簇拥的、住在华迹世界的普华佛陀敬礼,再向持法、充满智慧和善良的文殊菩萨敬礼。

महाप्रज्ञालोकक्षतमवमहामोहतिमिरं सुखावत्यां वन्दे सततमभितामञ्जिनरविम्

सलोकेशं लोकोद्भवभयहरम्पङ्कजधरं महास्थामप्रा (प्तं) - पास्निग्धमन (सम्)

译文:我向用大智光芒消灭世上贪婪等黑暗和恐惧的、充满善良的、与诸菩萨为眷属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敬礼。

其中也提到在一场金刚乘传承法会上,湿婆·德瓦国王被授予阿闍黎灌顶。

中世纪时期的佛教

李查维统治者给佛教创造了良好的精神支持与物质保障。即使在其政权结束后,这种趋势也没有改变。马拉(Malla)王朝(1200-1768)的统治者也对佛教十分尊敬。中世纪的碑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尼泊尔佛教的相关信息。同样的,保存在尼泊尔^[34]及海外^[35]的梵文佛教手稿,也阐明了中世纪时期尼泊尔佛教的历史。

在中世纪时期的尼瓦尔佛教中,寺庙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金刚乘寺庙是被称作“僧伽”的佛教派系的私人圣所。所谓“僧伽”,是尼瓦尔佛教徒特定派系的名称,同一派系的成员组成一个“僧伽”。

尽管独身修道在尼瓦尔佛教中早已消失。同样的,佛教教义,无论是哲学或是其它方面,都已经转变成一种仪轨修持。自从中世纪时期以来,尼瓦尔佛教徒不再修持“十地”或者“六波罗蜜”,因为仪轨修持已经被认为是可以带给他们想要的预期结果。

土耳其人对印度的入侵^[36],对佛教在尼泊尔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尼泊尔成为印度佛教徒

的一个避难之地。尼泊尔得益于从印度逃亡来的学者和僧侣,他们带来了数量巨大的梵文文学和工艺制品的样品。这一时期,是公平交换思想与信念发展的时期。然而历史学家认为,尼泊尔佛教独身修行制度的终止,与当时尼泊尔社会印度教湿婆派的改革者所引起的社会变革有关。

中世纪碑记和其它文献资料,都记载了大量各种各样的佛事活动。在加德满都谷地,有大量的寺庙被修建起来。中世纪的寺庙建筑,拥有华丽的装潢和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中世纪时期产生了数百位成就很高的著名尼瓦尔佛教学者,这是对尼泊尔佛教在当时具有重大势力的佐证。学术界广泛承认尼瓦尔学者,在哲学、因明、瑜伽、密续、成就法、仪轨等领域的权威性。比较典型的,就是尼泊尔的金刚阿闍梨在西藏已经十分著名,因为这些佛教法师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其实,西藏人经常到尼泊尔来追求更高深的佛学。法主,藏名恰译师却吉贝,伟大的西藏学者和翻译家,就曾求教于尼泊尔金刚乘权威学者^[37]。

后来,整个在尼泊尔传承的金刚乘佛教逐渐走向衰落。这种以独身修道传统结束为标志的变化是十分严重的,从而直接导致了仪轨程序上的改变,并在尼泊尔佛教史上产生了负面影响。在马拉王朝统治下半期,尼瓦尔佛教的逐渐衰落,就形成了其如今的现状。

对尼泊尔佛教历史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加德满都谷地。在发展扩张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尼泊尔西部的山区部落。佛教在克斯王国^[38]中也是相当繁荣的,它不仅成为这一地区文明化的驱动力,同时也成为克斯统治者社会行为的思想标准。

然而,如果不提尼泊尔上座部(巴 Thera-vqda)传承的历史,尼泊尔佛教的历史是不完整的。近年来,它已经成为一个积极的运动。虽然尼泊尔佛教徒试图把上座部传承追溯至远古,但上座部佛教于半世纪前才得以在尼泊尔恢复。自公元20世纪40年代以来,上座部佛教的活动大大增加。目前,

它已经跻身于信奉金刚乘佛教的尼瓦尔人中。有相当数量的释迦族和金刚阿闍梨,已经开始举行上座部仪式,而不是仅仅举行金刚乘仪式。上座部佛教拥有比丘组织,以及一套编制良好的佛教教理课程^[39],它致力于推广传统佛教的教育计划。这些组织都忙于上座部佛教在尼泊尔的传播工作。同时,从中也产生了杰出的独身修道者,他们为上座部佛教在尼泊尔的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注 释】

[1] 尼瓦尔(Newqr),是尼泊尔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目前有100多万人口。他们所讲的是属于汉藏语系的尼瓦尔语,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一部分尼瓦尔人现在已经不会讲尼瓦尔语了。在信仰上,尼瓦尔人绝大多数都信奉佛教和印度教,并认为这两种宗教是相通的。

[2] “九部方广经”(梵 Nava-vaipulya-s[tra]),为尼瓦尔佛教僧伽历来持诵的九部主要大乘经典,即:《八千颂般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月灯三昧经》、《楞伽经》、《妙法莲华经》、《秘密集会》、《普曜经》、《金光明经》。

[3] 李查维(梵 Licchavi),旧译离车。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二《外道篇》:“离车,翻为皮薄,又云同皮,或云弥戾车,此翻仙族王。又云边地主,又云传集国政。其国义让,五百长者递为国主,故云传集国政,出外为边地主。又云边夷,无所知者。”该族原居住于中印度毗舍离城(梵 Vaiḷḷī),为跋祇族(梵 V3ji)之一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李查维人逃亡到尼泊尔,后来逐步掌握政权,建立了李查维王朝。

[4] 《自生往世书》(梵 Svayambh[Purqza]),是一部记述加德满都谷地起源与发展的古代佛书。全书共分十章,记载了所有来过加德满都的诸佛的细节,并介绍了加德满都各佛教圣地的情况。

[5] 案《佛光大辞典》“本初佛”条:“据梵本《自生富兰那》(即《自生往世书》)记载,本初佛最初即以火焰姿态出现于尼泊尔;文殊师利菩萨为保存此火焰,而建自生支提(梵 Svayambh[-caitya])。本初佛之思想,在西历第十世纪以后,为了统合五在定佛之思想,而兴起于那烂陀寺(梵 Nq-landq)之学僧之间。至后世,为尼泊尔艾斯伟力卡派(梵 Ailvarika)、西藏喇嘛教等,采用为教义。”

[6] 案高观如《中尼佛教关系》:“据尼泊尔《苏瓦扬普史书》(即《自生往世书》)记载:‘加德满都一带地区原来是一个巨大的那伽巴沙湖泊,湖内有龙王居住,后来文殊师利由摩诃支那(中国)来到此地,辟开了湖南边的山岭,将这一湖

水泄干,并在此建立苏瓦扬普寺,因之称此地为尼泊尔。”(《中国佛教》第一辑,中国佛教协会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182页)

[7] 案黄心川《尼泊尔佛教》:“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东方佛教论——黄心川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8] 巴丹(Pqtan),旧作拉利特普尔(Lalitpur),意译为“美丽之城”,是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内第二大城市,位于巴格马蒂(Bagmati)河畔。又支提(梵 caitya)与塔(梵 st[pa])有别。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三三〈明杂诵跋渠法〉:“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案黄心川《尼泊尔佛教》:“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带他的女儿恰鲁玛蒂到蓝毗尼园朝拜并访问了尼泊尔谷地。在蓝毗尼树立了‘尼加里瓦’石柱,在巴丹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他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王族中一个名叫提婆波罗的人。恰鲁玛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东方佛教论——黄心川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28页)

[9] 《巴沙家族史》(Bhq2a Va/lqval),Bhq2a 是语言的意思,其中省略了 Nepali,该书是一部于公元19世纪末用尼泊尔语撰写的尼泊尔编年史书。

[10] 人佛(梵 Mqnavā Buddha),指普通人一样的降生于世,后修行成佛的人。尼泊尔人认为,像这样的“人佛”,共有七位出现于世。案《佛光大辞典》“《佛种姓经》”条:“巴利名 Buddha-va/sa,凡二十八品。由偈颂合成,阐说过去佛之种姓、经历、释尊之因行等。属‘小部经’(巴 Khuddakānikāya)之一。本经所说过去佛中,毗婆尸佛(巴 Vipassī)以下至释尊等七佛见于‘长部经’之《大本经》及《阿吒曩毗经》,然二十四佛等则不存于古经典中,且常侍之男女等说亦为古经典所未见。”

[11] 参见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六之相关记载。

[12] 《瞿波罗王家史》(梵 Gopqlarqja va/lqval),是公元14世纪末编写的一部史书。该书主要记载了从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末,在加德满都谷地发生的政治事件,是研究尼泊尔中世纪历史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13] 丹尼尔·莱特(Daniel Wright),英国外科医生。1866年至1876年间,任英国驻尼泊尔加德满都领事馆医生。在尼泊尔工作期间,他出于个人爱好,收集了大量梵文文献和藏文刻板书籍,后来均捐赠给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1877年,他撰写出版了《尼泊尔历史》(History of Nepal)一书,成为最早介绍尼泊尔历史的专著之一,对后世影响较大。

[14] 原注:Daniel Wright, History of Nepal Translated from

Parbatiya, Calcutta: Susil Gupta and Company, 1958, P65。

[15] 案现存梵本《普曜经》(梵 Lalitavistara S[tra])共二十七品,与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品数同。〈夜摩尼夜摩清净寂灭品〉(梵 Yama Niyama Sucilqntiparivarta),汉译本无此品名。又梁真谛译《金七十论》卷上:“法者何为相?夜摩、尼夜摩。夜摩者有五:一者、无瞋恚,二、恭敬师尊,三、内外清净,四、减损饮食,五者、不放逸。尼夜摩亦五:一、不杀,二、不盗,三、实语,四、梵行,五、无谄曲。十种所成就,是故名作法。”

[16] 案《佛光大辞典》“拘那含佛”条:“西元一八九五年,于蓝毗尼园西北十八公里之尼格里瓦村,南方约一公里处之尼格莎格儿湖畔,发现玄奘所述之石柱,由铭文内容可确定该处即拘那含佛之遗迹,惟该处非阿育王所营建,故得知在阿育王之前已有拘那含佛塔。”

[17] 案清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于阗”条:“于阗,又名于殿、于填、于遁、溪丹、屈丹等。梵语瞿怛萨那 Kustana,译曰地乳。今 Khotan,和阗地也。离车族由尼波罗(即尼泊尔)纵断西藏高原于此处建国,为大乘所行之地,东来之经典多经此地而来,《西域记》十二记关于此地之历史。”

[18] 四个大塔,即今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巴丹古城东、南、西、北之四座阿育王塔。

[19] 巴布·拉姆·阿查里雅(Bqbu Rqm Qcqrya, 1888-1971),尼泊尔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主要从事尼泊尔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工作,曾被尼泊尔政府授予“史学泰斗”荣誉称号。

[20] 案《佛光大辞典》“罽罗多族”条:“罽罗多,梵名 Kirqnta。为住于印度西北部山中之种族。一说为希腊人之吉拉德族(Kirrhadae),于《摩奴法典》中则与震旦人、叶婆那人、塞人等并举,《摩诃婆罗多》(梵 Mahābhārata,大叙事诗)则称为吉拉塔珍尼亚族(梵 Kirqtrjuniya);由此推之,似指西汉初期侵入北印度,征服罽宾之塞种族。《大唐西域记》卷三〈迦湿弥罗国〉条所载之乞利多族,与此种族同。或与毗罗多族(梵 Virqwa)为同种。”

[21] 约翰·K·洛克(John K. Locke, 1933-2009),美国神父。1959年他作为传教士来到尼泊尔,并一直执教于教会学校。1976年,加入尼泊尔籍。他撰写了多本有关尼泊尔上座部佛教和尼瓦尔文化的学术专著,并开创了尼瓦尔佛教的研究领域。其所著《观世音》(Karuzqmaya)与《尼泊尔佛教寺院》(Buddhist Monasteries of Nepal)二书,对尼泊尔佛教学术界影响很大。

[22] 案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二一〈自担负羊毛学处〉:“自余五人出求商旅,见有多人向泥波罗国。苾刍问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罗国(即尼泊尔)。”苾刍曰:‘我等亦欲随行。’商客曰:‘圣者,泥波罗国地

多饶确,如骆驼脊,仁等未必乐住于彼。’苾刍曰:‘我且共去,试观彼土。’‘圣者,若如是者,可共随行。’即与商人随路而去。时彼苾刍既至彼国,皆无爱乐,便于他日往至廛中,问诸商客:‘君等何时欲归本国?’商人曰:‘岂复圣者情不乐耶?’苾刍曰:‘我初来到,即于是日情无欢爱。’报言:‘圣者,我等货物尚未交易,不及言归。我有亲知,欲还中国,当为嘱彼可共同行。’苾刍答言:‘斯成善事。’然泥波罗国有两种贱货,谓:羊毛、雄黄。时诸商客多买羊毛,车载而去,诸苾刍众亦与同行。”

[23] 案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共有四座供奉密宗本尊金刚瑜伽母的寺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尚库的金刚瑜伽母寺,尼瓦尔人称之为“山林寺”。

[24] 财金刚(梵 Dhanavajra Vajracarya, 1932-1994),尼泊尔著名历史学家,为尼泊尔碑记铭文的破译和解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编撰整理的《李查维时代的碑文》和《瞿波罗王家史》,对研究尼泊尔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25] 尚库(Sqmkhu),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以东之尼瓦尔古城。

[26] 案相传马纳·德瓦的父亲达尔马·德瓦(梵 Dharma deva, 437-464)国王,在修造皇宫对面的石水管纳拉雅纳喜蒂(梵 Narayana Hiti)时,突然断水干涸。这是一个不祥之兆,达尔马立即向占星家寻求破解之法。占星家谓必须用一个具有三十二相的人来进行祭祀,方能化去灾祸。可找遍全国才发现,只有自己和儿子马纳·德瓦两人具备三十二相。达尔马不忍牺牲自己的儿子,便告诉马纳·德瓦,让他在一个月黑的夜晚,砍杀躺在石水管边上的人。当马纳·德瓦按照父王的旨令,砍掉躺在石水管边上那人的头颅后,才发现那人就是自己的父亲。马纳·德瓦对自己弑父的行为深为悔恨自责,他将政权移交给自己的母亲后,便来到尚库的一座寺庙,向金刚瑜伽母进行忏悔。在冥冥之中,马纳·德瓦得到金刚瑜伽母的神启,指示他修建一座大佛塔。于是,马纳·德瓦历时十二年修建了博德纳特(梵 Bouddhanatha)塔,由于修塔时尼泊尔适逢干旱,无法取水,建塔者便采集露水来和灰泥,于是尼瓦尔语又称此塔为“克苏蒂”(Khasti,即露珠之义)。

[27] 帕斯帕提那特神庙(梵 Palupat Nqth),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以东巴格马蒂河畔,是世界上最大的供奉湿婆神的印度教神庙。庙外河畔有六座石造的火葬台,是尼泊尔印度教徒死后举行露天火葬之处。

[28] 章古纳拉亚那庙(梵 Caxgunqrqyana),位于加德满都谷地东北约 22 公里,由公元 4 世纪李查维王朝的马纳·德瓦国王最初兴建,公元 5 世纪正式建成,是尼泊

尔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入门右手,立着一根纪念马纳·德瓦国王功绩的石柱。庙内主要供奉毗湿奴(梵 Vi2zu)神及其十种化身

[29] 查巴西(Cqbahil)支提,位于加德满都东北部郊区,在博德纳特塔以西大约 1.5 公里,据说是由阿育王之女恰鲁玛蒂修建的。

[30] 达尔马达塔(梵 Dharmadatta),是尼泊尔传说中之人物。据说在远古时期,他从印度干基(梵 Kq`c)来到尼泊尔,成为尼泊尔第一个国王。他在尼泊尔统治了一千年,其间修建一些寺庙和支提。

[31] 布让(梵 Purqza)、巴那(梵 PaZa),为古代尼泊尔货币单位。

[32] 马尼卡(mqnikq),古代尼泊尔粮食计量单位。根据一碑文中所记,140 马尼卡的粮食够十个人吃一年。

[33] 巴格德布尔(梵 Bhaktapur),旧作巴德岗(Bhadgaon),意译为“虔诚者之城”,是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内第三大城市。该城是公元 12 世纪,由尼泊尔马拉王朝的阿难陀·马拉(梵 Ananda Malla, 1274-1310)国王修建的。

[34] 原文说明,包括:尼泊尔国家档案(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阿莎档案馆(Q1q Saph[Kuth])、凯撒图书馆(Kelrar Library)、特里布文大学图书馆(Tribhuvan University Library)以及一些私人收藏。

[35] 原文说明,包括:印度、西藏、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图书馆或档案馆。

[36] 案公元 1206 年,土耳其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王朝”(Delhi Sultanates, 1206-1526)。该王朝历经 5 个时代,即:奴隶王朝(1206-1290)、卡尔吉王朝(1290-1320)、图格鲁克王朝(1320-1414)、赛义德王朝(1414-1451)、洛迪王朝(1451-1526),是印度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异族政权。

[37] 法主(梵 Dharmasvqm),藏名恰译师却吉贝(藏 Chag Lotsaba, 1197-1264),生于西藏山南第乌让恰仲村的一座五角白色城堡内。其伯父为恰译师扎炯,死于印度朝圣途中。为了继承前辈遗志,却吉贝前往尼泊尔求学八年,又赴印度朝圣两年。先后师从印度 12 名大班智达(梵 Mahapazfita,即大学者),获得备受尊敬的“法主”学位。他在印度朝圣期间,正值外教入侵,又身患重病,历尽艰辛才返回家乡。1256 年,他受八思巴(1239-1280)和忽必烈(1215-1294)之请去蒙古传道,行至北宁堡时,因腿疾发作而中途折返。1264 年,却吉贝在家乡第乌让的寺庙中圆寂。

[38] 克斯(梵 Khasa)王国,位于尼泊尔西部的克斯部族。公元 12 世纪,在久姆拉(Jumla)以北的辛加(Sinja)建都立国,与拉达克(藏 Ladakh)和古格(藏 Guge)并立。

[39] 佛教教理(巴 Pariyatti Sik2q)课程,是以释迦牟尼佛生平 and 佛教戒律等为主要内容的佛教基础文化课程。